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二冊



論辨類四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四

桐城姚鼐纂集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子瞻名軾，號東坡居士，宋嘉祐間人，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謚文忠，與父洵弟轍，並以文學著名，世人號為三蘇，有蘇文忠公集。平王名宜曰，幽王之子，東遷洛

邑，以避犬戎。

中間援古事甚碎而條次整齊

開口道破

是將無作有處
一譬收上灑就收拾波

以下叙二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纘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

千年遷國
事錯落而

雖遷無害
却是自由

避寇

寇難不肯
遷都是為

得計

子瞻引晉
之不遷都

之一着證
周之失却
確論

畏寇遷都
是為失計

此皆有為
而遷者

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
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
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
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
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
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
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
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方寇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
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
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
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
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
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
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註釋

召公

名奭，文王都酈，今陝西鄠縣西。

鎬

武王都鎬，今陝西長安縣。

犬戎

在今陝西鳳翔縣北。

幽王

名褒，在陝西。

靈王生而有

君陳

時人。

畢公

名高，成陽縣。

古公

名亶，父。

岐

今陝西岐陽縣。

衛文公

名燬，臨淄。

臨淄

今山東臨淄。

淄縣齊本都營邱，至胡公，遷薄姑，至獻公山，遷臨淄。

絳

新田

絳，今山西絳縣。

父

岐

今陝西岐陽縣。

衛文公

名燬，臨淄。

申息

楚邑。

名申，今河南南陽縣息，今河南息縣。

阪高

左傳註，楚險地。

薦賈

字伯夙，楚大夫。

巴

國名，今四川巴縣。

庸

國名，今湖北竹山縣。

蘇峻

字子高，與祖約反，兵犯闕下。

遷成帝於石頭。

溫嶠

字太真，南陽人。

豫章

今江西南昌縣。

二吳

今江蘇吳縣為東吳，丹徒縣為中吳，浙江吳興縣為西吳。

會稽

今浙江紹興縣。

王導

字茂弘。

金

亦作若，今湖北宜城縣。

陵

今江蘇江甯縣，晉稱建康。

魏惠王

名榮，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徙大梁，改國曰梁。

大梁

今河南開封縣。

楚昭王

名軫，都。

頃

亦作若，今湖北宜城縣。

襄王

見蘇明允諫論上。

陳

今河南淮陽縣。

考烈王

名完，壽春。

壽春

今安徽壽縣。

董卓

字仲穎，隴西臨洮人。

長安

今陝西長安縣。

李景

唐

王，遷都豫章，至子煜為宋所滅。

蘇子瞻志林

魯隱公

隱公名息姑，魯伯禽七世孫，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桓公當立而年幼，故隱公居攝，蓋將平國而反之桓也。

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為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

耳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

古文辭類纂平注

論辨類四

二

突然入里
克李斯之
受禍以見
隱公之不
免於暈也

此就里克
李斯說來
陡然往陡
然起皆絕
奇筆也

此數句才
調悠揚
小同無辜
而罹禍

允之大智

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鞏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

五人心迹
俱各不同
但取其類
過之相類
而已

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

註釋 公子翬 字羽 桓公 名 太宰 官名，魯本無此官 菟裘 菟，音屠。菟裘，魯邑名。今山東泰安縣南 惠公 名弗 繼

室 謂聲子也 夷齊 見韓退之伯夷頌 驪姬 晉獻公妾 申生 獻公之子 里克 晉臣 施優 優人名施 來 去聲，招也 二世 見賈生過秦論中

扶蘇 始皇長子 李斯 楚之上蔡人，為秦丞相 趙高 秦宦者 里克 不免於惠公之誅，惠公名夷吾，既入晉，謂里克曰：子殺二君矣，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自殺。 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高誣斯謀反，乃榜掠斯，斯評服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蒙氏 指蒙恬 螫 音失，蛇蟲以毒刺人

曰鄭小同 鄭玄之孫 高貴鄉公 魏主曹髦也 侍中 官名 司馬師 魏臣懿子，晉代魏，追尊景皇帝 屏 上聲，除也 王允之 王敦

從子王敦 字處仲，導從弟，舉兵謀反，未成而死 錢鳳 字世儀，為敦鎧曹參軍

蘇子瞻志林 范蠡，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

功成身退
心不能放
古來英雄
往往如此
蓋才有餘
而學不足
也

以魯連為
證愈知蠡
非真能隱
者

括起養士
二字是主
非以戰國
為可法也
士失歸而
出於游食
至戰國而
穰故藉為

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註釋

句踐 越王允常子

大夫種 即文種。字子禽。先為楚宛令。後仕越。

遺 去聲。與飛通。

魯仲連 見蘇明允諫論。

平原君 見賈

生過秦論上

蘇子瞻志林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

論資
下一茲字
使失字者
知警
入論揭出
先王直射
篇尾學道

仍頂茲字
來指出存
亡關係

此段乃收
士正論

先王字呼
應正旨在

此統舉歷代
明法養士

者正須參
酌用之

六國養之
之效彰彰

也

秦不知養
其害又彰

彰也

也

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
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
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
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
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
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
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
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
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
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
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
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
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
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深酒叩詰
包得勝廣
等多少事
實

折掉逗眼

再就彫殘
之後表出
衆多益見
區處之不
可忽之論
結歸正論
織應先論
指出政教
實用百王
不易之道
如此也

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眠。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註釋

談天雕龍

史記孟荀列傳。談天衍。雕龍奭。蓋指騶衍善談天。騶奭修飾文字。如雕鏤龍文也。

堅白同異

堅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

異以為同也。趙有公孫龍。善為堅白同異之辯。

擊劍

莊子。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

扛鼎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

鷄鳴

孟嘗君去秦。將度函谷關。法鷄鳴乃出。客時未至。客有能為鷄鳴者。而鷄盡鳴。乃得度。

有能為鷄鳴者。而鷄盡鳴。乃得度。

狗盜

孟嘗君囚於秦。求幸姬解脫。姬欲得狐白裘。願獻昭王矣。客有能為狗盜者。乃竊以獻幸姬。

魏無忌

即信陵君。

齊田文

即孟嘗君。趙勝即平原君。黃歇即春申君。

呂不韋

秦相。封文信侯。

薛

孟嘗君之封邑。今山東滕縣。

稷下

齊有稷門。城門也。

魏

文侯

名斯。曾事子夏。禮段干木。有好賢之譽。

燕昭王

昭王名平。築黃金臺。以招賢者。得郭隗樂毅。

張耳陳餘

均大梁人。事見史記本傳贊語。

田橫

儂田榮弟，齊既滅，橫與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高帝召之，至洛陽自殺，五百人聞之皆死。居島 椎魯也。愚蠢 用李斯之言而止。李斯有諫，逐客書。 墮墮。

槁項黃馘。項，頸後馘，音嗣，面也。言枯槁其項，黃疲其面也。 輟耕太息以俟時。史記：陳涉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悵恨久之。 陳豨宛。

人，以郎中封陽夏侯，為代相。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既封吳，有聚鑄錢，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收多招致賓客，郎鄂官舍皆滿。 吳濞。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 淮南。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

居，梁王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 魏其。實嬰，寶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遊士賓客爭歸之。 武安。田蚡，景帝王皇

時，封為武安侯，好禮賓客。

蘇子瞻志林 始皇扶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

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

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

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

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

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

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

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

用閣人趙高是前截案 矯殺是後截案 先以始皇善制天下揚起 蒙毅高所忌故摘論 折筆蹴論 旨用趙高點論旨

下竟拋去
秦事但歷
微闕人惑
主奇

忽拉轉始
皇又搭一
漢宜奇

結上截
李斯之智

復請是問

眼此一截
著厲威刑
之戒追原
禍始突入
一段商鞅
論奇

逗不復請

法之弊點

論旨

秦亦悔搭
連始皇仙
筆又用別
證奇

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

忽鈞回不
復請奇
此處平論
用法之道
忽帶商鞅
奇
又由軼合
始皇奇
勒不請由
威過
忽挿一漢
武奇
反就漢武
太子添筆
証醒奇
仍雙舉二
君奇
夾答李斯
之智
結下截

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註釋

蒙毅 蒙恬弟

上郡 今陝西綏德縣

琅琊 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

呂彊 成臯人，清忠奉公，靈帝欲封為都鄉侯，固辭不受，為張讓等所譖，遂自殺

張承業

承業盡忠唐室，輔晉王存勗，轉戰河北，誓滅朱氏，後晉王欲自立，承業諫之，不聽，邑邑而卒。

漢桓靈

桓帝名志，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靈帝名弘，常言：張常侍是我公。

趙常侍

唐肅代

肅宗名亨，代宗名豫，用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專權任事。

漢宣

宣帝初名病，已更名詢。

恭顯

弘恭，石顯，俱宦官。

陳勝 字涉，陽夏

人商鞅衛公孫鞅仕秦封參夷夷三族狼顧脅息疑慮恐懼貌荆軻軻刺秦王王驚起環柱而走秦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

詔不立信於徙木鞅欲變法恐民不信乃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立威於棄灰秦法棄灰於道者刑

刑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戾太子名據宣帝時追諡曰戾武帝晝寢夢木人擊之因是體不平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

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帝疾祟在巫蠱帝使充入宮求之充奏云於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子懼因殺江充并白皇后發兵後兵敗自殺

蘇子瞻志林范增增秦時集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為亞夫後羽信漢陳平反間計疏增增憤而歸病卒

先假設一段此長公布局之體

易語文勢不迫亦是為下面不知幾張本

羽殺宋義是要迫義帝弑義帝是要去范增宋義是義帝所愛

義帝是范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

增所立三人一相去
就最相關
步此一關
推原出來
羽不殺宋
義必不能
破秦羽既
破秦義帝
必不能罪
羽弑義帝
自有在
破秦起於
項羽殺宋
義雖過然
勢不容已
以褒語結
束有法

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應弑義帝之兆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君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註釋

陳平

見蘇明允權書高帝

間疎楚君臣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乃出金四萬金予平。平遣人宣言亞夫功雖多。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滅項氏

而分其地。項王疑。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進見楚使。賜驚曰。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使歸。報項王。果大疑亞夫。

彭城

見蘇明允權書項籍

增勸羽殺沛

公

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使項莊入壽。舞劍。項伯與之對舞。翼蔽沛公。

知幾其神乎

幾。平聲。同機。見繫辭上。

相彼雨雪先集

維霰

相。雨並去聲。霰。雪珠也。見小雅。有頽者弁。

羽殺卿子冠軍

義帝以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諫不聽。羽因晨朝。即帳中斬之。

陳涉

見賈生過秦論

項燕

故楚將

立楚懷王孫心

范增說項梁立楚後梁求懷王孫心於民間立為楚懷王

弑義帝

義帝即楚懷王孫心羽令

衡山臨江王擊殺於江中

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

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乃召宋義與計事大悅因置為上將軍

項梁

燕比並也

蘇子瞻伊尹論

伊尹名摯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

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

矣今夫匹夫匹婦此下一段承辦大事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

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

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

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

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

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看他雙起雙承却筆勢變幻不覺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

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

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

唯能立大節乃能辦大事逆推而大通旨盡攝申暢其旨用即小見大法

推落朗朗而下大小一揆節與事兩層雙扼

孟子稱伊尹是議論所本只作引證兩層兼扼此段游衍頓折反正順逆不出立節辦事兩層

推宕

就伊尹行事引證前由體徵用此由用徵體

末乃刺時也言外覺自信較然

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唐應德云斷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及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唐應德云續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辦大事反面兩層却分置兩處俱是文字變幻處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註釋

簞食豆羹

簞，竹器，食音嗣，飯也。豆，木器，羹湯也。

有莘

今河南陳留縣

芥蒂

謂細故，礙於胸也。

臯陶

字庭堅，高陽氏子。

太

甲 湯孫太
丁之子

蘇子瞻荀卿論 荀卿名况
李斯師也

以好異論荀卿乃以聖言為對照并以憂天下照出李斯流禍來龍似遠藏針極切使後世注定李斯引孔門為李斯兩面夾照

就夫子意中逆探出異說流禍之憂落題倒揭李斯流禍

逆入荀卿緊扼好異篇眼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治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

指實異說

就好異鈞
合李斯筆
筆緊
罪狀正以
甚斯者甚
苟之遺禍
也
帶轉苟卿
又緊
斷結苟卿
放言之禍
筆復宕折
鎖住
仍以聖言
不求異作
對照結

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苟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苟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苟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苟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註釋

孔子世家

史記

篇名

規矩

規所以爲圓之器，矩所以爲方之器。

李斯

見志林魯隱公

亂天下者子思孟軻

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

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

荀子性惡篇

蘇子瞻韓非論

非韓之公子，喜刑名之學，而歸本於黃老。

一語喝破
病根
先提老莊
起案

入商韓
刑名
論韓而兼
舉商後并
及申可悟
題止借因
一筆挽合
揭本旨
此下洗發
源流一脈
之故
抉發無有
二字之弊
將聖人治
具一齊抹
刑名由是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親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

出矣再醒齊物而敢爲一殘忍之說然翻轉妙蘇文穎處獨絕處收煞

通篇行文一氣呵成不見痕跡有轉折

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註釋

莊周

蒙人嘗爲
蒙漆園吏

列禦寇

周鄭穆
公時人

勝廣

陳勝
吳廣

申韓

申不害
韓非

太史遷

太史官遷名
談子箸記史

蘇子瞻始皇論

此文格勢直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東坡才思

大於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

禮字是一篇主意

叙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處錯綜而雅

生出一權字正是韓非商鞅輩識見便利二字不盡罪案之弊

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觀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

是千古隻眼之論

追古而舉書契簡策

者以三皇五帝以此為制作之始事也

今不逮古皆由便利一開詐偽日滋故也

以能忍不

能忍作篇

主從沙椎

也遇覲得

子房佐漢

並無能忍

證據故借

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

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註釋

回翔容與

自得貌史記司馬相如傳楚王乃弭節裴回翺翔容與

簠簋

音甫晷祭器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

科斗

蝦蟆子頭圓大而尾

細古文書形似之

大小篆

大篆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小篆秦丞相李斯所作

隸

秦程邈所作

蘇子瞻留侯論

張良字子房韓人封於留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

圮遇指出

將書一徹

醒眼作者

運意專趨

倨傲深折

融化沙椎

事就起老

人深折正

是以不忍

僦能忍

驀接圮老

深折是能

忍點睛處

篇主取證

盡此

活法

介以旁引

複衍圮遇

走下

警然拉合

能忍大作

辣手

九章類纂卷之...

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九歎切。澗。忍之流俗。王逸云。垢濁也。即鮮腆字。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

略貼楚漢勝負只是鏡中影拍子房又煞尾又為能忍取像悠然

不能自用其才一篇斷案帶君字有伏應折挫以死逆蹴不善用賢證之以聖

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註釋

圯無欄

老人

黃石公也。張良為老人納履。老人因出素書六篇授之。

賁育

見韓退之守戒。

荆軻

衛人為燕太子丹刺秦王。不中而死。

聶政

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

鮮腆

腆音忝。言不為禮也。

楚莊王伐鄭

事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鄭伯

襄公名堅。

句踐

越王。事見吳越春秋。

會稽

見志林。

淮陰

韓信。封淮陰侯。信破齊。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漢王悟。

蘇子瞻賈誼論見過秦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

從結君戀
君歸到自
愛其身并
後處窮意
都起

不能自漢
文即自不
能自用
代爲權度
時局益見
用才有不
可驟
再代爲審
處自用之
道

一東不善
復跟拖到
用順以死
折挫以死
嗚呼賈生
四字一呼
有深慨不
善自用深
致以下乃
致意於君

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

之者深切披露
直如銜情
自陳掉尾健又
若自戒

起幅雄深
渾灑借錯
直刺時局

吾發吾收
即定規模
而從事之
錯不自將
影此撮舉
事

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
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
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註釋

荆

即楚也 **申** 齊邑名今山東臨淄縣 **書** 東臨淄縣

絳侯

即周勃勃誅諸呂迎代王立之是為文帝帝至渭橋勃跪上天子璽符

灌嬰

封穎陰侯與

周勃平諸呂共立文帝 **湘源** 出廣西流入洞庭湖

屈原

名平楚之同姓被讒投湘江而死

縈紆

抑屈也

趨

同躍

自傷哭泣

梁王墮馬死生哭泣歲餘

亦死 **苻堅王猛** 並見歐陽永叔為君難論上

蘇子瞻鼂錯論

錯漢潁州人景帝立為御史大夫主議削七國七國反被誅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

仍提本旨
堅忍不拔
所以能收
能變能收
正如此
接寫題事
做不能收
者榜樣
摘出委卸
是論因
且夫一詰
轉就能發
中折落不
能收之禍
詳論取禍
以怵夫不
能收者過
反掉繳過
題事
結竟明言
策厲時情
本旨
至此轉借
錯結明示
時局榜樣

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註釋

龍門

山名。在陝西韓城縣東北。

七國

吳、膠、西、膠、東、菑、濟、南、楚、趙。

袁盎

字絲。楚人。謂景帝曰。今獨有斬錯復七國故地。則兵可罷。

淬厲

火入水爲。

淬厲同
礪磨也

蘇子瞻大臣論上

說小人不可輕擊當與歐陽公朋黨論參勝不勝之說真名大也然惟大心乃得君之功是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也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瘰。今人之瘰。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竄武何

下引漢唐以證之

收得無一
些滲漏
只據前意
咏歎作結
又以成敗
二字替勝
不勝字便
見生活

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跡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蓋塢先生云。易崔允之名。以廟諱故也。然崔字垂休。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瘞而已。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寶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寶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註釋

趙鞅

即趙簡子。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晉陽以叛。

晉陽

今山西臨汾縣。瘞。頸癰也。

桓靈

見志林始。皇扶蘇。

獻帝

名協。寶武。

字游平。靈帝時與陳蕃奏。誅宦者為曹節等所殺。

何進

宛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進召董卓兵。欲悉誅諸宦官。入白太后。請盡誅之。為宦官張讓等所知。俟進出。乃斬之。

袁紹

字本初。進既破。

殺。紹即引兵屯闕下。捕諸宦者皆殺之。

輔國元振

李輔國。程元振。肅宗時宦官。

李訓

鄭注

文宗時。訓注謀誅宦官。不成。為仇士良等所殺。

元載

代宗時。奏除魚。

朝恩。後以。納賄伏誅。

崔昌遐

名胤。小字縉郎。昭宗時。假朱全宗兵以誅宦官。

蘇子瞻大臣論下

前論言小
人不可輕
擊此論言
擊之術
起四句總
撮前論大
旨
君子小人
反覆說盡
利害
在從容以
俟不在急
遽以速其
禍

說透

爲君子畫
策制小人之

再說破小
人易散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日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

狀而君子
不可急之
以合其交

引證明切

平勃是能
深交而無
為不急之
以合其交
惟寬之以
待其變
就事用事
結得簡捷

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

註釋

陸賈

楚人。勸陳平與太尉相結。

豫樂也。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四終

論辨類五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五

桐城姚鼐纂集

蘇子由商論

子由名轍號穎濱又號樂城宋眉山人也與父洵及兄軾稱三蘇卒諡文定有樂城集

首段起案通篇以周陪說

先論周作視一柔一強相形益見

從詩書中引出佐證讀書得間美談名理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柔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敗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

將上文作一總收約束堅明末段推開說前從開國之治起論此歸責後無之賢否識義絕高前論商周此引出齊魯證據愈確

虛案

勢字虛喝

揭出魏韓

申說緊

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註釋

五王

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

宣王

見柳子厚封建論

縵飾

田氏

陳厲公子完奔齊。改姓田氏。至田和始遷其君康公貨於海上。自立為齊侯。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

露旨意

本爲六國

計卻就秦

立說從對

面證出要

害文章活

法

此段折遞

有神

應勢字

此爲六國

正筆點論

旨

還他方略

實際

反掉

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註釋

六國世家

史記六國俱有世家。世家者。記諸侯之世系也。

昭王

名稷。

剛壽

故剛城。在今山東甯陽縣。壽。史記註。鄆州之縣。

場

音亦。邊境也。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蠱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

起法有機
有調
見智勇不
足尚
主意綱目
在此
先以漢唐
二主與三
國相形說
須看他後
面斡旋
插入高帝
絕妙斡旋
得好下面
一筆掃去
矯矯筆力
可凌萬夫
東坡留侯
論云項籍
惟不能忍
而輕用其

鋒高祖忍
之而待其
斃今穎濱
此意正與
東坡合
論三國而
獨挈劉備
亦堪與家
取窩之法

翹然自喜
句是穎濱
把劉昭烈
一生事業
一勘破

文法錯綜
古之英雄
惟漢高為
不可及較
是寸鐵殺
人手段

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自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鈍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註釋

曹公

曹操字孟德子不廢獻帝自立國號魏

孫

孫權字仲謀據東吳劉德取蜀

信越

韓信

二袁

袁紹據冀州其弟術據壽春

漢文以柔
道御天下
深得老氏
之術誰謂
黃老之學
不足治天
下乎

譬喻確切
錯當猛省

呂布 字奉先五原人劉備為徐州牧時曹操表備為鎮東將軍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備妻子

荊州 今湖北江陵縣地劉備至荊州說劉表擊操表不從表卒二子爭立操取荊州備奔吳

蘇子由漢文帝論 文帝名恒高祖中子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凌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

鼂錯者鮮矣。

註釋

尉佗

尉官名。秦南海尉。佗姓趙。文帝時。佗乘黃屋左纁。稱制。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佗書。佗恐。頓首謝罪。

南越

今廣西安南地。

吳王濞

漢音譬。兄高帝。

臺之子。

景帝名啓

鼂錯七國

並見蘇子瞻鼂錯論。

三十六將軍

景帝以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蘇子由唐論

先究偏之為害與唐初兩重對

照

申內重之害虛影秦

制

申外重之害虛影周

制

已上空冒

在下實證

周之偏重

在外

秦之偏重

在內

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方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時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

古文辭類纂平注

論辨類五

四

兩朝之文
短長不齊
而意實平
舉爲唐初
正對
漢先外重
後內重

魏晉率皆
內重
一束

提掇兩重
再束

此下將及
唐制介一
轉樞向來
解作專重
分鎮與前
後梗而不
可通誤矣

看緊接平
提以引唐

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
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
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
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
楚之亂。於時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
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
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
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
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
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
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
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
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

制知前段
非側
入唐初兩

重
重外矣

內有以制

重內矣

外有以懷

之
專舉周秦
互衡前世

已伏

借周秦兩
失勘出唐
勢筆無死
法

正文結住
下言唐之
後代不守
祖制而失
之正以敲
足兩重之

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

無弊
撤去重內
一過勢偏
矣
趨到唐季
外重而取
益知中間
非以重外
立論也
煞醒唐初
兩得

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註釋 陳勝 見蘇子瞻志 林始皇扶蘇 吳廣 字叔陽 夏人 誰何 見賈生 過秦論 趙高 李斯 並見蘇子瞻志 林魯隱公 備五刑 秦法

當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俎其骨於市。謂之具五刑。李由 斯長子 三川 今河南洛陽縣 淮南 今江蘇江都縣地。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廢徙蜀道。

死。濟北 今山東長清縣地。文帝時濟北王興居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吳楚 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齊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遂反。是為七國之亂。

王莽 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弒孝平帝。立孺子嬰。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 唐太宗 見曾子固唐論 分四方之地 太宗分天下為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

北。山南。隴右。淮南。盡以沿邊為節度府 又於邊境置十節度。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 范陽 治幽州。控制契

丹。朔方 治靈州。控禦北狄。 貞觀 太宗年號 開元天寶 并玄宗年號 德宗 名祿山。即安祿山。本營州雜胡。玄宗時。為平盧節度使。未幾。兼領

數鎮。後自范陽起。兵反。陷長安。朱泚 幽州昌平人。初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為盧龍節度使。頗委信之。代宗時。泚殺希彩。代領。衆德宗時。舉兵反。據長安。按盧龍節度使。及下昭儀節度使。均不在

十節度之內。德宗末年。節度使三十。全國析爲四十七道。自後紛紜變吏。無復常制。**昭宗**名晔。初名傑。一作敏。**輔國元振**並見蘇子瞻大臣論上。**守澄**王守澄。憲穆時。

官士良仇士良。文宗時宦官。**誅王涯殺賈餗**涯字廣津。太原人。餗字子美。河南人。李訓鄭注謀殺宦官不成。仇士良殺訓注。及王涯賈餗等。**劉從諫**

從諫爲昭義節度使。涯等既被殺。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內有訓練士卒。誓以死清君側之語。士良等懼。**崔昌遐**見蘇子瞻大臣論上。**朱溫**更名晃。初從黃巢爲盜。降唐後。賜名全忠。

王介甫原過介甫名安石。宋臨川人。號半山。封荆國公。神宗朝得大用。首倡青苗保馬保甲等新法。

突起奇

尼父之日
更仰之旨

取喻於天
有照應

財性論過
更奇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時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己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註釋

陵歷鬪蝕

前漢天文志。合敬犯守。陵歷鬪蝕。韋昭註。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鬪。虧敗曰蝕。

太甲思庸

太甲。太丁子。思庸。思當道也。

楊雄見韓退之原道篡奪取也

王介甫復讐解

出手便硬
斷文曰非
治世意直
以為非正
道也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止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

證之於書
見其非治
世
揭出傳與
禮寓提於
織
承舉傳文
安頓復讐
正面
承舉禮文
以非法駁
就士一駁

就書而殺一駁

或曰一難蓋言如此

則復讎宜禁矣

歸結到心

亂階為末世防也

敘述錯落

孔子渾然

孟子盡然

此聖賢之

別也作者以唐宋黨爭隱謂啓自孟子似近文致

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甯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復者。天也。不亡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亡其親。蓋亦可矣。

註釋

方伯 見柳子厚封建論

凡有辜罪四句 見書微子。意謂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才起仇恐。

復讐者書於士二句 周禮。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註。士。士師。謂同國不相避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

劉才甫息爭

才甫名大槐。字耕南。號海峰。清安徽桐城人。著有海峰詩文集。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郟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為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為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

包容一篇
主腦

但持入主
出奴之見
不暇論人
之是非道
盡歷代黨
爭舉動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為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為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為事。為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為能。吾以為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楊墨者。為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為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為訾警之。大盜至。肘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為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為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為似曾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為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

應上包容
結出大字

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註釋

洛蜀

洛黨以程頤為首蜀黨以蘇軾為首

朱陸

朱熹教人以窮理為始事謂此理已明則可以誠心正意陸九淵欲先發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應萬物之變

嘗

警

詆毀也

胙篋

胙開篋篋箱篋也

北宮黜

北宮姓黜名

孟施舍

孟姓施發語辭舍名也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五終

序跋類一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六

桐城姚鼐纂集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司馬子長名遷太史公談子作史記遭李陵之禍受腐刑十二諸侯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是也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

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後漢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章懷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今時大

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咏關雎鼐按太史公意蓋以關雎即為師摯作與孔鄭說論語摯為魯哀時人異義不知亦是韓詩說否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

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

焉是後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

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

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

更為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

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

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

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

提厲王著周之始衰以引諸侯盛強之因

點共和見

表首

諸侯由比

恣遂成春

秋之世

以上挈諸

侯大勢

約舉霸者

以概其餘

推孔子作

春秋是年

表之正宗

此層推出左氏書

左氏春秋
正是年表

底本
讀此可悟

列國世家
所述屠岸

杵臼等事
大都皆雜

取於諸書
者

綜前數代
而斷之見

表之作蓋
綦難也

歸宿出題
獨標孔子

春秋見主
腦

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

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

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

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

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公孫固一篇十八節在藝文志儒家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

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

紀世諡。鼎按歷人譜謀二類七略併為歷譜人數術略其數家隆於神運鄒子終始之流也入諸子略陰陽家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

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

學治國聞者要刪焉。今本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鼎按嘗作治國聞者為是

註釋 春秋歷譜課 歷年歷譜帝王譜謀音牒記系諡之書自古治春秋學者有年歷譜謀故遷得而讀之 周厲王 見柳子厚封建論 師摯 師

名周衰。正樂廢。魯太師摯 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 箕子 唏音希歎聲紂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 鹿鳴 詩有鹿鳴之什小序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 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厲王以惡聞其過 國語厲王止 莛 今山西霍縣 共和行政 厲王出奔周公召公二相共理

國政。號 隱公名 哀 哀公名將十四年西狩獲 楚威王 名熊 趙孝成王 名 秦莊襄王 見賈

曰共和。隱 息姑 哀 孔子作者春秋止於此 楚威王 商 趙孝成王 丹 秦莊襄王 生過

秦不在六國之列提秦紀表所本也
歷誌秦之興從先世說起

借徑入六國舉韓趙魏齊以該燕楚
至此點清六國總罪狀之
隔段續提以著秦之并天下又透到六國後別出一峯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論秦

公孫固

宋人

拮據

音廣撫音灼猶拾取也

張蒼

陽武人文帝時爲丞相著終始五德傳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併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讒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併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

又續得秦此著所以本秦紀作六國表之故秦以後所與秦異者誅殺耳法大率本秦非特漢與秦近難用秦法而已議論創別

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註釋 秦記 秦國之史記 犬戎幽王洛邑 並見蘇子瞻志林平王篇 秦襄公 平王東遷襄公以兵送王王封為諸侯秦於是始國 作

西時 時音市封土而祀也秦伯既封居西垂 臚音旅 祭名 文公 襄公 隴 今陝西隴縣 陳寶 列異傳陳倉人得雌者臚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乃為立祠以祭之 岐 見蘇子瞻志林平王 雍 即雍州見賈

童云此名為媼在地下食死人腦媼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 志林平王 雍 即雍州見賈

田常 即陳恒 簡公 名 二國 韓趙 田和 莊子子是 魯衛 魯周公後今山東曲阜縣 西羌 史記正義

禹生於茂州汶川縣 亳 今河南商邱縣 豐鎬 見蘇子瞻志林平王 周元王 名 二世 見賈生過秦論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時天下未定擾攘僭篡運數又促故以月紀而為之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

直叙起三平見側歸

功本朝

限在兩字
舉古反形

三代不能
兩得

秦不能亟
得

以難字對
兩字

另意一呼
與首段通

氣

贊歎洋溢

原本周封
為監古法

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註釋

讀秦楚之際

猶言讀史至秦楚之際也

陳涉

見賈生過秦論

嬪

同

亟

速也

契后稷

商之先曰契周之先曰后稷

津

在河南孟縣

章

顯大

文繆

文公襄公子繆公德公子

獻孝

獻公靈公子孝公獻公子

并冠帶之倫

謂頂冠束帶者皆來朝也

桀

同

鄉

同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

式

推到失形
勢而王室
微見篇意
入漢初立

制著初封
統著初封
之數

詳列侯封
地界寫形
勢過盛意

跌到王圻
勢狹

工於用意
就國初風
封一束來
遞到後除
奢叛國除
歸重在分
子監古以
小其地以
撫柔之

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
 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土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
 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
 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
 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維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
 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
 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
 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
 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
 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
 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
 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
 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
 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

無邊郡傳
接吳越納
於漢應盡
諸侯地

諸侯勢殺

一層

天子勢尊

東句嚴重

點題

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共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為本。

註釋

伯禽周公

康叔武王

魯衛見六國表序

同姓五十五兄弟之國十有五。姬姓之國四十。

管今河南鄆縣封叔鮮

蔡今河南新蔡縣封叔振鐸

曹今山東定陶縣封叔振鐸

鄭今陝西鄭縣封厲王庶子友

序一二等大者王。小者侯。

同姓而王者九國齊楚

雁門今山西代縣

長沙今湖南長沙縣吳芮封此

常山即山西之恒山。避文

太原今山西太原縣

遼陽今奉天遼陽縣

燕初為盧縮封地。後縮

代初封韓王信為代王。後信降匈奴。方立子恒。

齊始封韓信。後封子肥。

趙初封張耳。後

陳今河南淮陽縣

九疑山名。今湖南甯遠縣南。

泗今山東泗水縣

梁初封彭越。後立子恢。

楚初封韓信。後封弟交。

吳封兄子濞。

淮南初封英布。後立子長。

二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三郡。河南今河南豫東道西境。及豫

雲中今山西大同縣北

隴西今直隸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清縣等地。

東郡今直隸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清縣等地。

穎川今河南豫東道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等地

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雲中今山西大同縣北

隴西今直隸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清縣等地。

內史今陝西地

伏音舌。懼也。

齊分為七孝文帝時。初分齊為城陽濟北兩國。後又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等地

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隴西今直隸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清縣等地。

隴西今直隸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清縣等地。

內史今陝西地

齊分為七孝文帝時。初分齊為城陽濟北兩國。後又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等地

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隴西今直隸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清縣等地。

古文詳類纂平注

序跋類一

四

爲河間、廣川、中山、平原、真定，并趙爲六國。梁分爲五。梁分爲濟川、濟東、山陽、濟陰，并梁爲五國。淮南分三。淮南分爲衡山、廬江，并淮南爲三國。適讀

塞阬音厄，塞也，礙也。太初漢武帝年號。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援據以功得封名例

起加述一層

誓詞以永

剔耗

落題初今

總挈一頓

徵古侯之綿世久遠

即古以昭

實叙百餘人

轉到隕亡

見侯五與百餘人照

由今籠古勸戒無窮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二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

結尾還題

言武帝所以封功臣之故

援古證今言武帝不伐不封功臣之故也

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註釋

十一三十分中

蕭曹蕭何絳灌見蘇子瞻曹參賈誼論

小侯自倍

倍其初封時戶數也淫嬖愛幸也

太初見緄混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註釋

匈奴即古獯鬻至秦曰匈奴

閩越今福建閩縣地閩越君無諸

東甌

今浙江永嘉縣東甌王搖俱句踐之裔

戎狄是應荆荼

是徵

詩毛傳曰應當也茶音舒

山戎

在今直隸盧龍縣地

武靈王名

單于

匈奴稱王者之號

百里

百里奚

百越

見賈生過秦論

劉子政戰國策序

子政名向元帝時爲散騎宗正成帝時爲光祿大夫戰國策爲何所輯

古文辭類纂序注

序跋類一

五

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冲溶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

周化流行
德澤綿長
證之衰末
而益信

孔子不能
與王道

側重秦孝
公因彼尙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

詐譎貴戰
爭之尤者
也

演成戰國
詐譎戰爭
所在皆是
說士用而
儒術益壞
矣

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疆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疆。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疆。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儻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

始皇仗詐
偽賤儒士
不旋踵天
下大潰可
謂戰國風
習之結果
王德應上

度時君所
能行是原
情之論然
畢竟是其
學不醇處
宜子固非
之也

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
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
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
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
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
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
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
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註釋

辟雍 天子之學

泮宮 諸侯之學

庠序 鄉學名。殷曰庠。周曰序。

康昭 康王釗。昭王瑗。

子產 鄭公孫僑也。

叔向 見韓退之原性。

晏嬰 字平仲。相。

田氏 見蘇子由商論。

六卿 范氏。智氏。中行氏。趙氏。魏氏。韓氏。

秦孝公 見賈生過秦論。

方伯 見柳子厚封建論。

公孫 見韓退之原性。

衍 魏人。

陳軫 見賈生過秦論。

代厲 蘇代。蘇厲。並蘇秦弟。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孟堅名固。彪子。九歲能文。明帝時典校秘書。著漢書。

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

董鳩先生云。宋書志。五德遞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按前漢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歷。謂周以木德王。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

始皇罪案

胡亥罪案

寫得子嬰
作為風馳
電掣文氣
逼近西京

歸獄始皇
胡亥為子
嬰出脫議
論公允誰
謂固之史
才遜於遷

火故為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間。猶共工氏在包犧神農之間。霸而不王為閼位。不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歷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值其位者。仁不代母耳。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

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

季以鄗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註釋 仁不代母 五德遞王周得木秦得水漢得火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為母出者為子漢高祖伐秦繼周是以火繼木也木為母火為子

子仁恩之情子不代母故秦以水德值其閏位 呂政 政始皇名秦本嬴姓呂不韋取邯鄲姬有娠獻莊襄王生政故曰呂政 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

圖 蓋疑辭也言始皇之威能併吞天下疑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籙 據狼狐蹈參伐 史記正義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蹈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

鄗山阿房 並宮名始皇時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驪山阿房 畜反 許又 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 言胡亥籍帝王之威殘酷暴虐以

滋己惡惡既深篤以至滅亡豈其虛哉 子嬰 見賈生過秦論 紱 音拂 黃屋 黃屋者蓋以黃為裏 七廟 見賈生過秦論 真人 指高帝 霸上 今陝西咸

甯縣 東 素車嬰組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而降沛公 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 嚴王即莊王避明帝諱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器也公

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 賈誼司馬遷 並見論辨類題註 周旦 周公旦 一日之孤小子

並指 紀季 紀侯少弟 鄗 音攜今山東臨淄縣東春秋紀以鄗人於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竊按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

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撫仿之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

前半篇引周秦之得

失湖周封建之制

封建本意

言周得封建之力

言無封建之害

開後來琢句法門

總收

後半篇論列漢世之盛衰

叙漢高分封之盛

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隄隴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旌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名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

此句是主意

見漢以諸侯盛強而能存

見諸侯漸就微弱之勢

言漢以諸侯微弱而致亡

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僑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求流溢。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

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註釋 二代夏殷三聖文武周公五等公侯伯子男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伯介人維藩八句介善

也藩離也屏蔽也垣牆也翰幹幽平幽王宮涅平王宜白虜同乎隄音厄隄音區二周東周西周有逃責

之臺責同債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急責乃逃于臺被竊鈇之言鈇鐵王者施刑之具周室衰微政令不行雖有鈇無所用之言其私竊隱藏之也王赧

報證也赧古訕姍古訕周過其歷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周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故為過其歷秦不及期始皇曰朕為始

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乃至于而亡故為不及期雁門遼陽燕代常山太行齊趙穀泗並見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龜蒙二山名在山東境荆吳即吳也高帝六年為荆國十年更名吳淮瀕瀕水廬衡二山名廬山在今江西星子縣衡山在湖南衡山縣波音波

也九嶷長沙並見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嶷同疑三垂北東南也二河東郡潁川南陽江陵巴蜀雲

中隴西內史並見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夸音跨睽孤乖異之意見易睽卦文帝見曾子固唐論賈生見論辨景帝

見蘇子由鼂錯見蘇子瞻鼂錯論主父即主父偃臨淄人說武帝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封子弟以地侯之

武帝因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齊分為七四句並見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衡山淮南之謀衡山王賜淮南王安謀反不成

皆自左官仕於諸侯為左官附益漢書註封諸侯過限曰附益哀平哀帝欣平帝衍國統三絕成帝哀帝平帝皆早崩無嗣五威

之吏莽遣五威將帥班符命四十二於天下五威云者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衣冠軍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故稱五威厥角稽首厥頤也角頤角也稽首首至地也

鞞

音拂璽
之組也

序跋類二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七

桐城姚鼐纂集

韓退之讀儀禮

儀禮即高堂生所傳者或稱之為禮經

揭明文章可知古制不能行於今矣風味與史記畧同而格調微別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荀子荀卿所著

首揭孔子之道尊是。從大形小。請容形主。由楊形孟。子之尊。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

以孔孟形出荀子。又轉上孔。

子見聖道無疵以苟楊同疵結之到底請客伴

不直落章侯借旁觀以虛運實

繪於無形酣恣不可

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註釋

揚雄

見原性著法言等書 籍籍 話聲也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盛山今四川開縣。隋時為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唐書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元和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

宰相韋貫之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讀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則韋侍講似以韋處厚為是處厚在開州時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恭嶺四梅溪五流孟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窩九枇杷台十胡廬沼十一繡衣石塌十二上土瓶泉

薑塢先生云韋貫之初貶果州後改巴州盛山今夔州府開縣胸臆漢志作胸忍胸音劬忍如字說文作胸臆徐鉉讀胸音蠢臆音允今雲陽縣唐雲安縣也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

當今人效
之醜態百
出勉強之
與自然也
劉才甫有
送人使琉
球序頗仿
此格

此反振爲
下文襯筆

言二公之
詩於難工
時而能工

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
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
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
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
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
中。於是盛山十二詩大行於時。韋侯俾余題其首。

註釋

考功副郎

掌考文武百官
功過善惡之績

屋雷

雷音溜。屋
水溜也。

胸臆

胸音劬。臆音忍。通典
開州漢之胸臆地也。

中書舍

人

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
書冊命。皆起草進御。既下。則署行。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荆。謂荆南。潭。指湖南。時裴均爲荆南節度使。
楊憑爲湖南觀察使。而愈佐均爲江陵法曹。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
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
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
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
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

應上性能
以幕官爲
長官作序
文如此措
詞方得體

從樂字旨
全篇
本太平說
起

應樂而不
失其正

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
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
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
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註釋

從事

謂府從事指幕僚也

要妙

要平聲要妙猶微妙也

僕射

官名唐置左右僕射爲宰相之佐

開鎮

猶言開府

統郡

惟九

即荆南夔忠萬澄朗涪峽江陵九郡

常侍

官名爲天子侍從之官

韋布

布衣也

屬

入聲連接也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序

茅順甫云風雅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
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
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
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
酒之堂尊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罍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
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

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註釋

三令節

舊唐史。德宗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令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

司業

官名。國子監司業。掌儒學訓導之政。

祭酒

官名。國子監祭酒。所掌與司業同。

醴

音賤。爵也。鬯。音買。玉爵也。

褻衣

褻大裾也。前漢雋不疑傳。褻衣。

與與如也

與音余。威儀中適貌。

有虞氏之南風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我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文王宣父之操

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思。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黜而黑。頽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斯。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子聖人也。

舞雩之詠歎

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曾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四門博士

掌教七品以上侯伯。

子男子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

昌黎

今直隸昌黎縣。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張中丞。即張巡。鄆州南陽人。傳為李翰所作。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

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

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

此書後體非別為作傳就其所遺以我所聞列出之第一則為許遠辨證

辯不
以之
誣帶
張以
證許
以所
信證
所疑
也

抽辯
抽出
城先
陷之
迹以
辯之
正以
足前
意也

帶張
總繳
又一
則辯
當日
死守
不去
之讖
兼舉
二公
而張
主之

李翰
進傳

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蓋瑞先生云。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妄為是語者。去疾不詳而苟同之也。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得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新唐書云。議者謂巡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甯若殺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衆按此文兩段皆專為遠辯當時之誣。下一段申翰等之論。兼為張許辨謗。而以小人之好議論五句為上下文作紐。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

表亦持此論

又一則載

南霽雲事

節首乃用

龍門合傳

法

先叙乞師

精采悲壯

血淋漓增

色

善取閒致

正以實其

事也

次叙死事

此又一則

記藉述于

嵩語謂此

為張公立

傳者亦非

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

也特詳其
零星語耳
後且并許
公言之

異人非此
幾疑公特
血性武人
矣

下述二公
之死

遠之死實
之以在圍
親見之言
益信
首頊還節

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
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
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
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
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
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
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
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
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
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註釋
元和憲宗年號吳郡今江蘇吳縣張籍字文昌李翰贊皇人許遠杭州鹽官人雷萬春舊註云

食其所愛之肉巡出愛妾殺以食蚍蜉大蟻汴徐汴今河南開封府徐今江蘇銅山縣南霽雲魏州頓邱人賀

蘭賀蘭進明時在睢陽今河南商邱縣浮圖寺塔貞元德宗年號泗州今安徽泗縣大歷代宗年號和州烏江

縣烏江縣在其東北臨渙縣尉臨渙今安徽宿縣縣尉官名亳宋亳今安徽亳縣宋今河南商邱縣南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方侍郎云標然若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即

因曾子之
死而論
語為曾子
門所作考
據簡確

因無問答
而發絕大
議論頗似
漢人說經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載之集注前。然兼按其未必然。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為。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以稱字與子為重輕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

文境清深
曠遠

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註釋

樂正子春

魯人曾子弟子

咨

嗟嘆聲

歷數

帝王相繼之次序

履

湯名

柳子厚辨列子

列子列禦寇作

方侍郎云古雅澹蕩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

列子魯穆公時人為鄭穆公誤

遠利避禍
其人尚可
稱其少偽
質厚文不
可廢其作
以慎取作
結

剽竊成書
亦有自立
之處宜其

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

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

質厚少偽。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

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註釋

劉向

見序跋類一

鄭穆公

名蘭

鄧析

鄭人左氏。駟頤嗣子。太叔為政。始殺析。

鄭繻公

名駟。幽公弟。按史記作二十五年。

楚

悼王

名類

駟子陽

鄭相

周安王

名駟。按史記作四年。

秦惠王

夷公子。史記作惠公。

韓烈侯

名取

趙武侯

烈侯弟。史

魏文侯

見蘇子瞻志。林戰國任俠。

燕釐公

名莊

齊康公

名貸

宋悼公

名由

魯穆公

名顯

張湛

字平

夏棘

列子棘作華。見渴問篇。

狙公

宋人。喜養狙。因號狙公。

紀渚子

周宣王時人。善養鬪雞。

季咸

神巫名

遁世無悶

悶。澁也。見

楊朱力命

均列子篇名

魏牟

魏公子牟

孔穿

字高

柳子厚辨文子

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著書九篇。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

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

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

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

存也文境
孤澹

抑揚頓折
文亦險峭
峻刻

墨徒齊人
者爲之今

今刊去謬亂惡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註釋

駁同駁。孟管孟子。
雜也。管子。

柳子厚辨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詡。戰國時隱居
潁州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

方侍郎云破空而游邈然難攀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
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
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
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
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註釋

元冀元姓。冀名。劉向班固並見序
跋類一。險鑿鑿古
戾字。葆與寶
通。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
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

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
曰。使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晏子春秋。齊晏
嬰所著。凡八篇。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

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

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註釋

司馬遷

見序跋類一

問棗

景公詔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花而不實。何也。對曰。昔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

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花而不實。

古冶子

人名。晏子請景公以二桃賜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使之計功而食。三人因爭功。悉自殺。

劉向歆

向字子政。其子名歆。字更生。

班彪固

彪字叔安。其子名固。字孟堅。

柳子厚辨鵷冠子

鵷冠子。楚人。居于深山。以鵷為冠。號曰鵷冠子。

余讀賈誼鵷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鵷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鵷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鵷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鵷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

鵬冠非古書

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註釋

鵬賦

鵬音伏。似鴉不祥鳥也。史記賈誼傳。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名鴉曰服。誼因作鵬賦。

長沙

見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柳子厚愚溪詩序

愚字題前

愚字生根

名愚典故

點愚溪

環溪景概

就愚推演

與溪而為

八皆叙題

處以下寫意

從溪影余

字字藏骨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

從余證溪
上二層皆
愚之面目
篇尾溪與
余雙掉關
出超境

就作詩自
嘲自解却
仍為愚字
寫生

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註釋

灌水

水名。瀟水支流。

瀟水

在今湖南道縣北。原出瀟山下。流入湘。故曰瀟湘。

以愚觸罪

唐憲宗朝。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

斷斷

音銀。斷斷。爭辨貌。

坻

音池。水中高地。

甯武子

論語。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牢籠百態

猶言籠罩也。獨水之清瑩秀徹。無所不照。百態謂不一其態也。

鴻蒙

鴻當作頽。讀上聲。頽蒙元氣未分貌。

希夷

聽之不見名曰夷。

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七終

序跋類三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八

桐城姚鼐纂集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唐書有二種。修所撰曰新唐書。以別於後晉劉昫之舊唐書也。

溯原六經。轉相傳述。以見書籍之所由繁。

史部說部。一時並盛。

入本位叙。開元藏書之盛。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紉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

提重六經其餘作者各有可取

究凋零磨滅之故委之於幸不幸抑揚唱無窮歎意味無窮

三代分而治後世不與本道德於分不分無

唐初未分衰後因分而

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註釋

田駢

齊人 慎到

韓大夫 離騷

屈原所作 六藝

見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九種

漢書藝文志序 七略

書篇名 劉

歆總羣書為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

開元

見蘇子由唐論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

梁唐晉漢周為五代。修撰新五代史。較薛居正之舊五代史。文少而事詳。

茅順甫云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次如掌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

間有受分
之益者然
卒歸於亂

叙五代時
之分簡而
能該

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
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
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
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
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
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
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
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
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
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
之大畧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
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
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
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

五代時分
之至卒成
爲亂世

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註釋

十道

關內、河南、海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河西、劍南、嶺南

軍節度

唐制。武官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而大都督帶使持節者。曰節度使。

僖昭

昭宗

宋全忠篡

吳

楊行密據淮南。南爲吳王。

浙

錢鏐據浙東。西爲吳越王。

荆

高季興領荆歸峽三州。梁以爲荆南節度使。

湖

馬建據湖南。北爲楚王。

閩

知代其兄潮。據福建。爲閩王。

漢

劉嬰繼其兄隱。據嶺南。稱漢帝。是爲南漢。

岐

李茂貞據鳳翔。爲岐王。

蜀

王建據兩川。爲蜀王。

燕

劉守光囚其父仁恭。據幽州。梁太祖以守光爲燕王。

晉

李克用據河東。爲晉王。

莊宗

名存勗。李克用子。

代

今山西代縣。

幽滄

幽州。今直隸保定縣。滄州。今直隸滄縣。

梁魏博

梁。今河南開封縣。魏。今直隸大名縣。

博。今山東聊城縣。

同光

莊宗年號。

秦

今甘肅天水縣。

鳳

今陝西鳳縣。

階

今甘肅武都縣。

成

今甘肅成縣。

營

今奉天遼陽縣等地。

平

今直隸盧龍縣。

契丹

古東胡遺種。其國在潢河之北。本鮮卑舊地。

石氏

石敬瑭。

十有六州

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應、朔、蔚。爲燕雲十六州。今直隸口北道渤海道及山西北路道地。

金州

今甘肅金縣。

劉氏

劉知遠。

隱帝

名承祐。

郭氏

郭威。

劉旻

即劉崇。

世宗

名榮。姓柴氏。

瀛

今直隸河間縣。

莫

今直隸召邱縣。

淮

南十四州

今江蘇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漢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

南唐

南唐主李昇。

劍

今四川劍閣縣。

蜀

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

南漢

劉隱。

太

原以北十州爲東漢

十州。即并汾嵐石遼沁沂代麟憲。在今山西省中北部。劉崇據有其地。稱漢帝。史謂之北漢。文中東漢誤。南平。唐莊宗時。封高季興爲南

平王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

引此六字
爲亂世廉
隅難得作
數層頓宕
起本
喚筆

以有而自
匿作一揣
量

以沈淪莫
表加一嘆
息正引出

搜考苦心
文字殘缺
點意

鄭張俱去
爲道士故
曰非中道

曰放身晉
昂仕晉晉
取引疾晉

程爲晉將
忠於爲國
冤死不自
明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入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

李僅得之
審驗文卷
中他無紀
錄故云

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示不敢沒。而其畧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註釋

鄭遨

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入少室山為道士。晉高祖時。累徵不起。賜號為逍遙先生。

張薦明

燕人。亦為道士。晉高祖時。賜號通玄先生。

石昂

青州臨淄人。

喜延四方之士。晉高祖時。為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上疏諫。不聽。遂稱疾歸。

程福贊

贊音顛。晉出帝北征。軍士因在京師縱火。福贊以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心。因匿其事。不以聞。後為人誣與亂者同謀。下獄而死。然終不自辨。

李自倫

深州人。六世同居。所居鄉號為孝義鄉。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

宦者之害
總提
下作流水
兩片
從誤認以
為可親滾
進滾出患
字來是就
患言患

說到覺其
患而欲去
之又抉出
兩難兩敗

情形是就
去患言忠

揚人主使
知謹於其
漸

唐昭宗只
一點

人事所包
者廣不黏
伶人
將莊公一
身與敗指
點此層就
盛勢述事

作勢頓卸

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掉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註釋

帷闥 帷幔也。幕也。闥門屏也。

唐昭宗

名晔。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乃幽帝於少陽院。共立太子裕。其後朱溫盡殺宦官。而昭宗卒爲朱溫所弑。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敘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

卸落敗而
衰以上皆鑑
戒成案
折宕出人
事來與敗
關頭在此

伶人只一
重言廣戒

起甚潔淨
筆力亦健

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註釋

莊宗

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為伶人郭從謙所弑

晉王

李克用

梁

朱氏

燕王

劉守光

少牢

羊曰少牢

倉皇東出

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神色沮喪登高而歎

歐陽永叔集古錄序

薑塢先生云。公嘗自跋此序。謂謝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讀便得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予所自得。此序之作。惜無謝尹知音云云。余謂公此文前幅。近於瑰放。莽蒼故自熹耳。要之公筆力有近弱處。故於所當馳驟。回斡處。終未快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

此等鋪叙亦史漢法

截句絕有力

平易遣文然亦有法

自古身分又善出脫自家

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鮫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崕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有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崕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崕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

非達者不能先見自家一步

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聚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崑崙 在今新疆南境。及青海西藏間。
流沙 漢唐稱白龍堆。今嘉峪關外戈壁是也。
腰絙 絙。繩也。腰絙。腰間繫繩也。
鮫魚 即鱨魚。
篝火 以籠覆火。餼。乾糧也。曰篝火。餼也。

湯盤 商湯所用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孔鼎 即左傳孟僖子稱正考父之鼎。
岐陽之鼓 即周宣王

岱山 即泰山。有秦李斯泰山刻石。
鄒嶧 即嶧山。在山東嶧山縣。有嶧山刻石。
會稽 在浙江會稽縣。有會稽刻石。
桓碑 表雙立為桓碑。之雙立亦借稱。
彝器 彝。常也。常。銘其器。曰銘。曰彝。

詩序 皆題表之文。
古文 古代科斗文。字曰古文。
籀 周太史籀所作。曰籀文。亦曰大篆。秦丞相李斯作亦稱小篆。

周穆王 名滿。
五代 梁唐晉漢周。
九州 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為九州。見禹貢。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

承寫處明。通篇以文之高古官之廢斥相間發慨。承寫處明。通篇以文之高古官之廢斥相間發慨。承寫處明。通篇以文之高古官之廢斥相間發慨。

以文章傳
後愬之

以上統領
大意

此原文章
復古之難

由唐例今
虛含子美

難搭到其
人難得爲

致惜
子美廢斥

又以文章
間之正表
子美首倡
復古之功
託意
段內含自

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宋聖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搥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

又慨到廢斥之後竟以不振而卒

歷舉同廢得蒙開復重為子美增悲

倏然而止

從銘章引入

即承銘章

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註釋

蘇子美

名舜欽。開封人。

太子太傅

宋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

杜公

杜祁公也。名衍。諡正獻。

韓李

韓愈、李翱。

元和

見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以一酒食之過

舜欽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宗丞王拱辰聞之。乃舉劾其事。舜欽

因以除名。天聖

宋仁宗年號。

搗裂

搗擊裂碎也。猶言務為細碎也。

才翁

名舜元。

穆參軍伯長

名修。鄆州人。與尹洙兄弟。倡為古文。為文學參軍。

長史

長史。大郡督府中官。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江鄰幾名休復。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士賢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魯之亡。

就交游中
抽出同羅
憂患跌出
文章來即
從文章可
傳上寄慨
由寬而緊
行文極有
次第
回應前文
步步收繳

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餘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註釋

明道景祐俱宋仁宗年號尹師魯

名洙工古文尤深於春秋

聖俞

姓梅名堯臣工詩著壙墓穴有宛陵集四十卷

陳留

今河南

淮西

今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潢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

陳留縣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儼亦與曼
卿交此非
以相類爲
伴乃是也
汎形介也

以兩人之
言實之插
論交一路
事

又轉進就
論交轉出
徵實用豪
氣壓坐

夾坐人還
口哇訝自
異時疲恭
盜虛之習

海峯先生云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祕演之煙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筈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諒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

繳還惟儼
氣壯仍帶
曼卿仍帶
應以文章
納罵坐態
妙結

全篇都藉
寶顯主此
處賓主雙
籠

讀接筆卻
止落一賓

落主人又
帶賓夾寫

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見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註釋

曼卿

姓石名延年永城人。為文道勁而詩尤工。

明堂

王者之堂

浮圖

與浮屠同。僧也。僧所居之寺塔亦曰浮屠。

歐陽永叔祕演詩集序

茅順甫云。多慷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

隨手落詩
一勒
下從盛衰
起文情

摺插最妙

上俱二人
合寫此從
曼卿詩側
卸秘演詩

盛衰字結

祕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岬崛崕。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註釋

濟鄆

濟今山東濟南縣等地。鄆今山東鄆城縣等地。

崛崕

崛音倔。崕通律。高峻貌。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八終